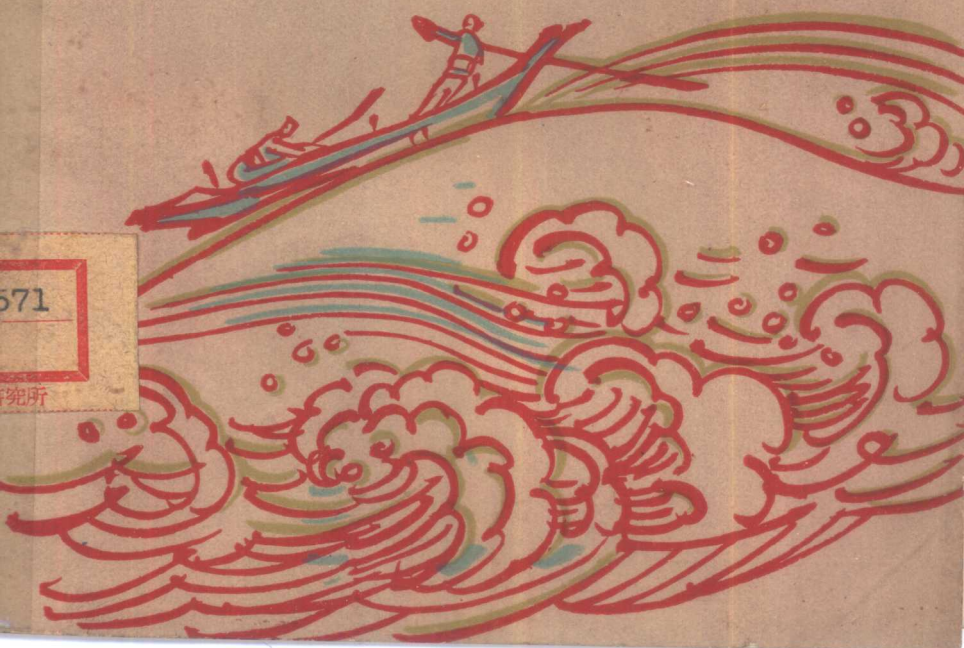


船夫曲

魏鋼燄 著



571

研究所

船夫曲

——





船夫曲

魏 鋼 敏 著
刘文西装幀插图

中国书店出版社

1963年·北京

船 夫 曲

魏 鋼 篋 著

刘文西装幀插图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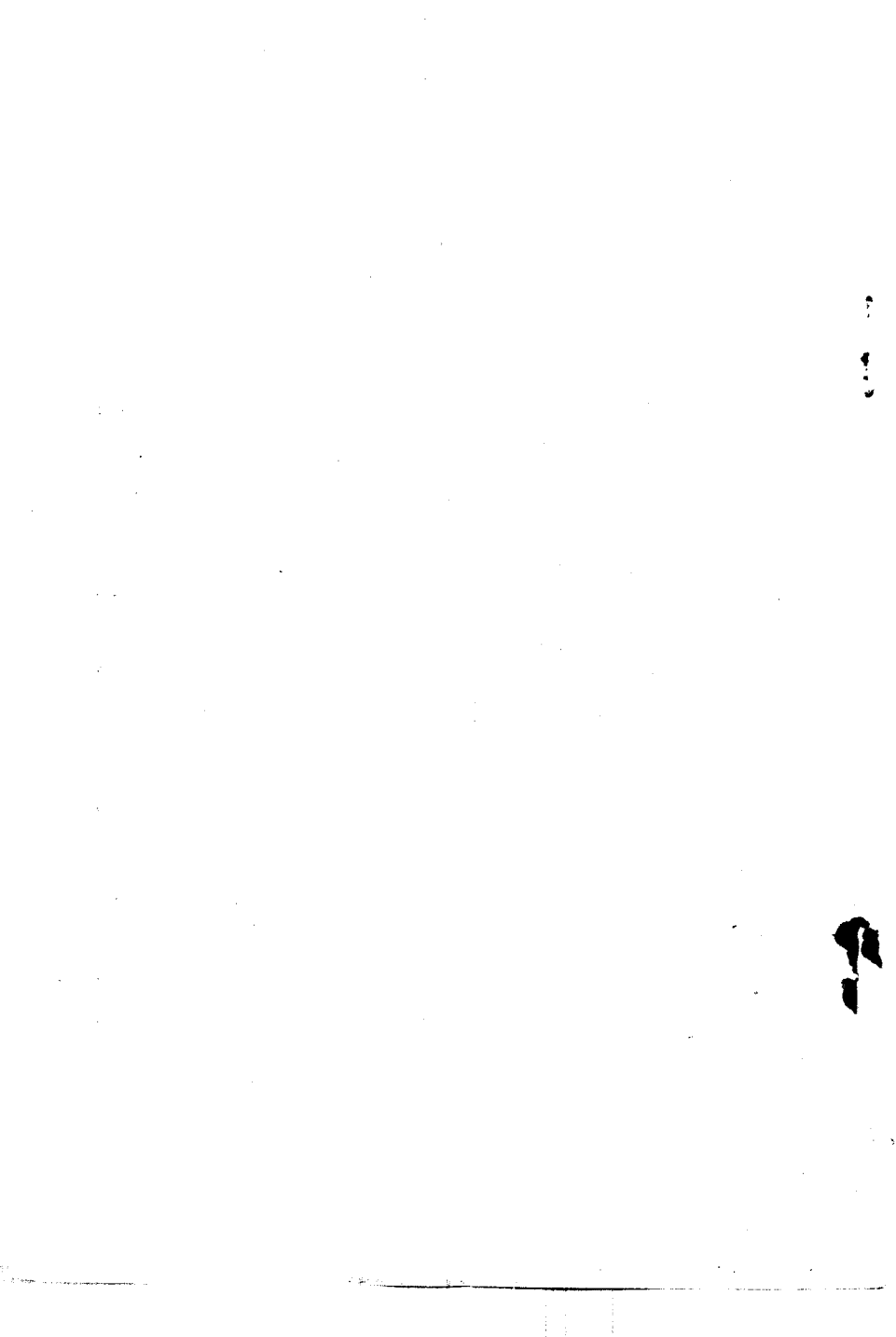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 1/32 6 3/8印張 4插頁 101,000字

1963年6月北京第1版 196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00 定价(6)0.69元

目 次

船夫曲	3
巨人	14
灯下	28
沙漠上的小故事	34
晨笛	42
站起来了, 罗家圪堵	53
秋收散记	58
没出唇的歌	70
宝地 宝人 宝事	85
行军	116
展翅	127
敦煌留鸿	167
热爱海洋	175
艳阳漫步	185



船 夫 曲

多喝了兩杯辭歲酒，心頭熱烘烘的。怕李書記再勸酒，我便悄悄從房中走了出來。

強勁的蒙古風，夾着塞外的雪花，向人裏來，多清爽呵！我踏着散碎的雪片信步走去。

工人的窑洞里傳來了猜拳喝令的聲音。是呵，為什麼不痛痛快快喝几杯呢？從杯里那清亮的白酒，到大碗小盤里的蜂蜜、凍西瓜、肉片、粉條……全是自己農場出的。前四年，李書記帶了四個工人，在這沙窩子里闖天下的時候，吃碗冷稀飯還要用手擋住碗邊，“一年要吃三石六斗沙！”如今，為什麼不痛痛快快喝几杯呢？

沒想到在這麼个好日子里，可還有人不痛快。

我走過那一排排的豬舍，聽見了一場有趣的對話：

“哼！還說十二姑娘豬場呢，弄到頭連場長都走了！”

“我走了不是還有你們么？過兩天李家峁的那几个高小女生就來了。”

“那為什麼不讓我去？”

“你沒聽說，那里是个重灾区，又是落后队，一个大队猪場才养了二十几头，瘦的和猫儿一样！……領導不純，底子太差，李書記原本要帶你去，可一想，你年紀還小……”

“收起你的‘年紀小’吧！前年，你从家里偷跑出来办猪場，不也是十四岁？哼！你当我不知道！”

“……好小梅咧！要听话……”小場长詞穷了。

小姑娘放低了声音：“我知道，去那地方工作不简单，不容易……可你当初挑这担子容易么？李書記把沙窝子变成今天这样容易么？为啥只能有一个十二姑娘猪場？为啥咱們能办到的他們办不到？为啥你們能去的地方我不能去？”

小場长好一陣不說話。

“……就是怕你媽不同意 那儿吃食不强……”

“人，不是光为了吃喝才活在世上的！”

雪，越下越密了。我却觉不到什么冷意，一股热烘烘的东西直向上涌：我知道，这不是酒劲。

看看指針，再有十分鐘，一九六一年就要来了。

沒想到，一九六一年的元旦，我在塞外的一个农場，能听到这样动听的一段對話，听到这样亲切而动心的“詩”，我很想找个人去傾吐这感情……

推开房門一看，李書記已經睡下了。我走过去，想叫

醒他……

“当啷！”低头一看，碰倒了他立在炕角的粪叉。

怪不得人們說：“李書記有三件宝，粪叉、烟袋、烂皮袄。”我輕輕扶起粪叉，一看，叉尖磨得都要秃了。

听说有这么个故事：去年他刚調到一个历年缺粮的落后队去，召集干部来开会。人們对他的狠劲、干劲、鑽劲聞名已久，便帶了干粮、筆記本、皮袄，准备狠狠开一天会。一进门，他脸色就沉了下来：“怎么，都空着手来了？”干部們急忙掏出了材料、报告：“还要啥材料、数字，我們去取！”“我要你那数字做啥？是煮呀还是燉呀！你們的粪叉咧？”干部們面面相覷。“粪都把入絆倒呀，为啥不拾？靠唾沫能打粮么？同志呵！党派咱們到这儿来是干啥的？回去，从明儿起，拿起粪叉来！”

一年后，这个队余粮了。

就这样，他扛着这把粪叉，披着那件泥沙不避的烂皮袄，帶上一顆共产党员的忠心，哪儿摆不开仗火，哪里仓里沒粮，他就到哪里去。

如今，他睡的正香，这个在黄河畔当了十几年水手的人，明天，就要到一个落后的、复杂的、几乎是顆粒无收的地区去了。可是，他却扯着呼嚕，眼角旁的皺紋溢出笑意，睡得那么甜！那么踏实！

人們，能算出粮的产量，鋼的产量，工业、农业的增长

速度，可是誰有能力統計一下，自从党掌握中国的船舵以来，产生出多少这样的英雄人物？用什么方法去求出他們增长的比例？求出英雄精神达到的深度？

李書記翻了个身，把一只胳膊擡到外头，哈，好一条船夫的臂！好一双厚实的手！那一块块隆起的肌肉里，藏着多大的劲！那一个个死茧里，有怎样坚韧的力！那一条条突出的脉管，記載下多少次与惊涛駭浪生死搏斗的战史！

风，越来越猛，它弯下身，从高空向下俯冲。房里爐火正紅！火焰像一面飘飘紅旗，爐腔里呼呼作响，似千軍万馬在呐喊；紙頂棚如鼓风的帆一收一张，辟啪作响。我覺得，脚下波浪滾滾，耳边是船夫的呐喊……

此刻，我清晰地覺到有一支歌，像滾滾激流涌到喉头……

呵，星海！这就是你的黄河船夫曲！

那是一九四一年吧，我在太行山的一座核桃林中，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。

好大的合唱队呵，足有三四百人！这是由几个根据地来会演的宣传队組成的。他們从台上直排到台下，在核桃林那綠油油的屏風前，构成一个巨大的扇面。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是穿过許多“火海刀山”才走到这儿来的。

从十八盘大山来的穿着能砸碎核桃的铁板鞋，冀鲁豫来的穿着“牛鼻梁”，冀中来的穿着轻巧的“绵鱼头”，皮带上还挂着绣着红五星的碗套。这些才十几岁的孩子们，一个个目光闪闪，脸色严峻。

乐队，也够奇特的，有洋油桶改制的大提琴，庙上摘下的古钟，两个人搂不过来的牛皮鼓，号兵连借来的马号……在林荫下排成了长阵。在那伸出来的杈丫上，吊下来一盏马灯，照着乐谱架和指挥台。林子里黑压压、齐刷刷坐着几千战士。枪斜靠着肩膀，人坐在背包上，静悄悄地等着就要开始的演出。

核桃林散放出苹果般的清香，油润的叶子上，反射出点点灯光。警戒的战士游动着，刺刀尖上一明一暗的亮光，就像一只追绕着他的萤火虫。这时，合唱队指挥走了出来。

忽听得，背后有一阵急促的蹄声。回头望时，有三个人在林边的大路上勒住了马；带头的是一个瘦削的首长，他矫健地从马身上落下地面，像只大鹏似的。一个戴着九龙带的大个警卫员，从他手里接过缰绳。他作了一个“轻些”的手势，就和参谋轻捷地从草地上走来。

“唱么子歌？”一口江西口音，悄悄地问我。

他眼里闪着好奇的神情，快活地看看这里，望望那里，一面掀起帽檐擦擦头上的汗水，扶扶腰间系着的左

輪和插了一圈槍彈的黃皮帶，一面從口袋里掏出個煙斗大口地吸着，一面饒有興致地聽着我的介紹。

“噢！是唱黃河的嘛？這倒要听听！這條河，和我老交情嘞！”他回頭指了指那匹英駿的冒着汗氣的白馬：“就是它，都上過三次黃河船！”借着煙斗的火光，我看見：好一副濃黑的劍眉！

我認出來了，這是那位有名的“夜老虎”！他，常常率領着一支精悍的小部隊，到敵人的眼皮下，去開辟新地區闖出大局面。如今，看他這副裝束，怕今夜又是要穿過封鎖綫，到哪個地區去闖天下了！

“朋友，你到過黃河么？……”在森林的深處，一個聲音親切地發問了。這聲音，把我帶到了黃河畔：那枣花的淡淡清香，旋轉奔流的雄渾河水，一個個穿着白布背心的船夫，緊握着槳，炯炯目光射向蹲在船頭的老梢公，等他發出開船的手勢……

指揮，緩緩地舉起了指揮棒，幾千人的心都被提了起來！鼓手，捏緊了鼓槌，号兵，舉起了系着紅綢的馬号，幾千雙眼睛都凝聚在那個小小的棒頭上。他，將棒向下一劈，樂聲像衝出閘門的洪水，黃河之水天上来呵！

指揮棒一挑一個巨濤，一甩一個浪花。分不清樂聲、歌聲，台上、台下。只覺得，扑面飛來的水珠，腳下滾滾的波浪；萬千父老弟兄，盯着一個人的眼睛。槳板，劈動了

死寂的东海；号子，震醒了沉睡的山峰；中国号，乘駕着怒吼的黄河，向前冲去！

我身旁的首长，一手紧捏早已熄灭的烟斗，一手用拇指深扣皮带；他，随着歌声，輕而有力地搖蕩，浓黑的剑眉高挑上去，眼里，射出了电似的眼光……

乐声终止了，但我們耳边还响着那浪拍石崖的澎湃声。

大道上传来了沙沙的声响，仔細一听，才覺出是脚步声。有些部队生活的人就可以听出，这是支有素养的战斗部队。“来了！”首长順手掏出怀表看看，对參謀欣然地说，“还真不慢，出发！”參謀疾步向前走去。

我跟着他們，走到林边。噤！好一支精悍的队伍！几百人的队伍，脚步輕的就像蚕咬桑叶，小伙子們背着滿袋手榴弹，鼓鼓的子弹带，脖子上挂一条干粮袋，皮带上系一双草鞋，一个个那么輕便，利落，敏捷，一双双眼睛都是那么机警而深沉，閃射着投入激战前的焦灼和快乐，迫不及待的复仇意志，可以忍受巨大考驗的剛毅火花。这部队，可真是每一分鐘都可以跳起来，扑上去的夜老虎！

首长注視着一个个战士的面孔，忽然，他看見了什么，脸色沉了下来。

“往哪儿躲？出来！”

一个想躲在自己連长身后“混”过去的小号兵，被喊

住了，他狠狠地整了整帽簷，望望連長，慢吞吞噉着嘴走过来。

“两条小腿倒不慢，誰叫你来的？”

小号兵低头扭着銅号上的鮮亮的紅穗，一言不发。

“这不是去逛会赶集，知道咱們去哪儿么？”

“知道！”小号兵抬起了头，一双圓圓的虎眼看着首长。

“你呀！……大娘知道你去么？”

“她比你开通！”小号兵的嘴噉的更长了。

首长和周围的人笑了起来。

“好嘛！你还有理了！”首长伸指笑点着小人說。“好，好，算你能纏！……过些时候再来，現在先回去。”

小号兵像根釘子动也不动。

“为啥还不走？”首长口气严峻了。

号兵的小手紧捏鮮紅的号穗，眼直射着首长，坚定而清楚地說：“部队离不开号！号也离不开部队。”

首长全身震了一下，他眯縫起眼睛凝視着孩子的脸，半晌，說了句：

“入列去吧！”

小号兵滿脸云消雾散，敬了个礼，像脫弦的箭，一下就鑽回行进的行列里去了！

首长接过纏繩，輕輕一按馬背就跃了上去。

林中的合唱，在繼續着：“風在吼，馬在叫……”歌聲像是為這支隊伍送行似的。今夜，他們就要徒涉深深的河水，穿過敵人的火網；明天，在那稠密的青紗帳里，那地道里、田埂上，就會有無數的人民，聽着小號兵的號音，“揮動了大刀長矛”，跟在“夜老虎”後面，唱起這首宏偉的歌曲，走向戰鬥！

事隔二十多年了。可是，那清香的核桃林，那撼人肺腑的歌聲，那“夜老虎”部队的沙沙腳音，那鮮紅的號穗，那副濃黑的劍眉，都清晰地展現在我面前，像前一秒鐘發生過的事。

我不止一次想起：如今，他們在哪兒？

一九五八年，我正在陝北的一座煉鐵爐旁，一個個爐門，噴吐着鮮紅的火苗，忽然聽見廣播里報着節目：“將軍合唱團唱：黃河在咆哮……”我心頭一動。在這高高的黃土峁上，我昂頭眺望：從黃河到長江，從峨眉到泰山，紅光一片。在將軍們的歌聲中，我看見那火浪滾滾的中國海上，駛來了一隊隊威武的航船，船上面有許多我見過的面孔。喏！小號兵還握着他閃亮的銅號；將軍，挑起他濃黑的劍眉，一脚蹬在船幫上，向我駛來。

我覺得，我才開始懂得了船夫曲！

一九六〇年，偶然，我在一張報紙上，見到了一則消

息和照片：在东北某地，我部队在某將軍率領下，与洪水奋战几昼夜，搶險堤，救群众……照片并不清楚，將軍又是个背影，但我一下就認出来了，这是他！

我多想一下飞到他的身边，跟着他，迎着十二級台风，劈脸扫来的雨水，滔滔的山洪，就像当年似的，到最紧张的战場去！

一九六〇年，是如何的一年！在那百年未有的大旱、暴雨里，在那拔树掀屋的台风、洪水里，我英雄民族的形象，显得如何宏伟、美丽、光輝！人們，在这生死的斗争里，面对面，心碰心地看見了党，看見了祖国，看見了同志！真正懂得这些崇高字眼的含义！

“我是共产党员！”“我是共青团員！”“我是公社社員！”“我是紅領巾！”六亿人民面对党，面对祖国，义无反顾地爭着要最重的担子，最危險的任务！

呵，我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！有着什么样的人民！什么样的党！

船夫曲，是一九二一年在浙江南湖的一只小船上，写下的第一个音符，听今日，六亿人民怎样唱起这英雄号子吧！

一九六一年的第一个早晨来了，白雪皚皚的沙原上，染上了橙色的霞光，塞外的农場里，馬嘶人喧，車輪滾滾。

李書記披着羊皮袄，拄着他那根粪叉，立在路口，叫我們送行的人回去。那边，一个穿着枣紅袄的女孩子，挑着包袱跑了过来。

“呵呀！险乎把人……跑死，我真怕你……怕你偷跑了！”她揪住李書記的袖子气喘吁吁地說。

“这憨娃娃，……你場长呢？”

“沒不了你的穆桂英！咱先走！”

小梅扛起包袱就走，这时才看清，她挑包袱用的家伙，也是一根粪叉！

霞光从雪地上浮升起来，李書記，这个十几年的老水手和她，迎着一九六一年的太阳向前走去。迎着“黄河的怒涛”走去。

在今天，有多少新水手走上甲板？

船夫曲，开始了新的乐章！

1961年2月于西安